

余以键 著

背 后 有 人



恐怖系列丛书 6

中国电影出版社

背 后 有 人

中 国 电 影 出 版 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背后有人/余以键著. —北京: 中国电影出版社,
2003.5

(773 恐怖系列丛书)

ISBN 7-106-02012-5

I. 背... II. 余... III. 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3) 第 029851 号

背后有人——773 恐怖系列⑥

余以键 著

出版发行 中国电影出版社 (北京北三环东路 22 号) 邮编 100013

电话: 64299917 (总编室) 64216278 (发行部)

E-mail: Jsja@netchina.com.cn

经 销 新华书店

印 刷 中国农业出版社印刷厂

版 次 2003 年 5 月第 1 版 2003 年 5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

规 格 开本/850×1168 毫米 1/32

印张/11 插页/ 字数/200 千字

印 数 1-15000 册

书 号 ISBN 7-106-02012-5/1·0432

定 价 18.00 元

序 幕

6月19日深夜，入夏以来的第一场大雷雨击坏了变压器，使我居住的城西一带完全陷入了黑暗。我点燃蜡烛，继续我的恐怖小说写作。这部名为《背后有人》的东西使我着迷。小说的原型是一名医学院女生以前讲给我听的。这位名叫郭颖的女生现已在美国休斯顿大学攻读心理学博士。隔着浩渺的太平洋，对发生在十四年前的惊心动魄的往事，我不知道她是否已经淡忘。几天前，在与她通越洋电话时，她提到，在实验室时，有好几次产生背后有人的感觉。这表明当初的阴影仍然跟着她。

我得将这一切写下来。外面轰响的暴雨像收到了某种指令，在不知不觉中停了下来。烛光昏黄，映得我这独居的室内异常安静。这时，响起了敲门声。

咚咚咚，敲门声很轻，但很坚定，不像是晚归的醉汉敲错了门。我看了一眼墙上的挂钟，晚上11点31分，没有预约，这种时候我这里是绝没有客人登门的。

我心里有点发紧，轻手轻脚走到门后，弓身从猫眼里望出去，外面楼道上的路灯熄了，黑漆漆的什么也看不见。

“谁呀？”我的声音和平时有点不同。

“我找余老师，有点急事。”一个男人的声音，粗哑中有点怯怯的感觉。

我开了门，一个高大的男人挤了进来。他三十多岁，宽额大脸，手里提着一把正在滴水的黑雨伞，伞尖是发亮的金属，伞布漆黑，像是把外面的夜色都收在这伞里了。

“董枫又出事了，”来人盯着我的脸说，“她整夜做梦，说是我要死了，并且就在这几天。”

我大吃一惊，董枫是我前一部小说《死者的眼睛》里的一个人物，她二十六岁，个子高挑，是一家精神病医院的护士。

2

今夜，怎么会突然冒出一个与董枫有关系的人来？我镇定地问：“你是什么人？”

“我是董枫的丈夫。”他迟疑了一下回答。

“董枫是谁呀？”我已经预感到有什么麻烦，她只是我书中的一个角色，并且，她没有结婚。

来人在我的木椅上坐下，他 1.80 米左右的大个子像是要把木椅坐垮似的。

他抬起头对我说：“余老师，我知道你在书中用的是化名，但是，这个精神病院的护士你是认识的。她姐姐董雪失踪的真相大白之后，你还去看望过她，要她从姐姐之死中解脱出来，不是吗？”

这都是事实，我无言以对。但是，董枫从没对我提起过她已结婚的事。

来人仿佛看出了我的疑惑，他说：“我姓严，是桥梁工

程师，我与董枫一年以前就办了结婚登记，因为一直在凑钱买房子，所以就没住在一起，也没对朋友们宣布。”

我“哦”了一声，示意他讲下去。

“两个多月前，董枫的楼上搬来了新邻居，是一个三十来岁的独身女人，长衣长裙，给人淑雅庄重的感觉。昨天，董枫出门时，正遇见那女人从楼梯下走上楼，与董枫对面时，那女人突然喃喃道，‘注意，桥下有死人。’董枫一惊，正想发问时，那女人已经脖颈僵硬地向楼上走去了。你想，我是搞桥梁工程的，我的名字里面也有个‘桥’字。”来人用有些惊恐的眼光扫了我一眼，接着说，“我叫严永桥，你说，那女人的话是一种巧合吗？并且，今天下午，董枫出门去上夜班时，又听见那女人在楼道上喃喃自语，说的是‘黑啊，屋子里很黑’。奇怪的是，董枫刚才上夜班时，大概是晚上10点多吧，她医院里的黑屋子就出事了。”

“什么黑屋子？”我惊诧地问。

“你还不知道呀？那所精神病院的黑屋子已经有几年没住过人了。一开始，住进那病房的人老是自杀。你知道，住进病房的人是什么东西都搜走了的，比如钥匙啦、指甲刀啦、扎裤子的皮带啦等等，总之一切可能用来自杀的东西都不得带进病区。但是，住进那间编号为219病房的人却老是自杀。第一个病人是将塑料牙刷柄磨尖后刺穿颈动脉死的；后来住进去的一个病人更简单，将床单撕开拧成布绳往脖子上一挂，在床头上就吊死了。后来，就没人敢住那间病房了。偶有不知情的病人住进去后，没几天，家属便不知从什么地方听到了传闻，跑来医院大吵大闹，一定要让病人换一

间病房。从此以后，这间病房就闲置了，终年没有灯光，门上的锁也生了锈，大家都叫它黑屋子。”

这家精神病院我是熟悉的，大约有百年历史了。开始是法国人建的一所教会医院，解放后改为精神病院。几天前，我熟悉的一位副主任医生还请我过去聊天。当天他从住院部到门诊大楼去值守专家门诊，半天就看了十六个病人。他说头都要爆了，想听我聊聊文学或笑话之类。但是，我从没听说过黑屋子的事。

望着这个闯进我家的不速之客，高大粗壮的桥梁工程师，自称是董枫的丈夫的人，他身旁的黑雨伞还在滴着水，我能相信他的这些荒唐之言吗？

“你说，一个多小时前，董枫在黑屋子遇到了可怕的事，你是怎么知道的？”我的问话已经有点不太礼貌，这是自己心里有点慌乱的表现。我提醒自己，要沉住气。

“董枫受了惊吓后就一口气跑回家来了。回来后就大哭，嘴唇发白。她叫我赶快来找你，她说只有你会相信她遇到的事是真的。”

这时，我开着的窗户“砰”的一声巨响，在深夜看不见的大风卷了进来，将我书桌上的稿纸吹得满地都是。这是我正在写的小说呀，我说过，书名叫《背后有人》，绝对是一部顶恐怖顶恐怖的作品。我赶快弯腰捡拾这些精彩的篇页，姓严的大个子也放开雨伞，帮我捡这些其重要性相当于他的桥梁图纸的东西。一阵忙乱之后，我们之间的陌生感仿佛消除了一些。重新坐下后，我几乎开始相信他所言的奇谈怪论了。

我说：“我相信董枫的诚实。你讲，董枫遇到了什么呢？”

工程师又将雨伞提到了手里。看得出，他虽然个子粗壮，却是个非常谨慎的人，并且还常常伴有紧张感。

他说：“晚上10点，董枫照例去病房作最后一次巡察。病人都服了药，或打了针，或作了电休克治疗，所以在这个时候都沉沉入睡了。整个病区一点儿声音也没有。当时正是雷雨交加，到处都停了电，董枫手握一支电筒逐个地察看病房。突然，她看见走廊尽头的219病房有亮光。我说过，那病房就是几年没住过人的黑屋子，怎么会有亮光呢？董枫好奇地走过去，从窗口往里一望，天哪，一个衣服整洁的女人正坐在屋里梳头，小桌上立着一个小圆镜和半截点亮的蜡烛。董枫赶紧缩回头来，用电筒在这间屋子的门上一照，门是锁着的，和平常一样，那把老式的大挂锁还吊在那里，证明这道门从未被打开过。这一幕让董枫几乎崩溃了，她神志不清，也没回值班室，便跌跌撞撞地跑回家来了。”

工程师说话期间，我的目光无端地一直盯着那把雨伞，伞尖的金属亮得像一根钢针，伞布漆黑，我想像着它待一会儿又回到雨中撑开的样子，那形状最有可能像一只蝙蝠。

雨又下起来了，我盯着工程师的宽额大脸，不知道这一切是开始还是结束。

第一章

1

6

《背后有人》这本书是这样开始的……

医学院大二女生郭颖半夜醒来，她感觉是被一阵低语声惊醒的。低语声说些什么没有进入她的意识，只是在惊醒的一瞬间，她听见了最后一句低语，是“小心，背后有人”。

这是谁在说话呢？郭颖翻了一个身，睁开眼睛从蚊帐中望出去，寝室里朦朦胧胧的，门上的副窗将走廊上的路灯光折射进来一些，使室内有一种月夜的感觉。

这间女生寝室立着三张上下铺，共六个铺位。可是，六位女生挤满寝室的时候几乎没有。有的在学校外面租了房住，这寝室仅仅是她们中午休息的暂栖地。有的名义上住在这里，但一到晚上，坐在床头对着一面小圆镜梳妆以后，就急急忙忙地外出了，有的会在半夜后像影子一样溜回来，有的干脆彻夜不归。只有第二天在教室上课时，六位室友才会相互看见。

这一夜，郭颖从蚊帐中看见，对面和侧面的上下铺都是空荡荡的。那么，刚才的低语，一定是她上面的那位同学在说梦话了。

“卓然，”她对着上铺叫道，“卓然，你做什么梦了？”

没有回答。郭颖睡不着了，轻手轻脚地下了床。她穿着一件宽大的睡裙，尽管这样，她肥胖的身子还是将睡裙撑得满满的。从中学时代起，这身体就是她的敌人。她穿最紧的胸衣和收臀裤，想压制住这些地方过分汹涌的发育，可是任何外力对付遗传基因都显得无能为力，她绝望地成了一个胖姑娘。她吃过各种减肥药，半绝食直到晕倒，可是没用，只好听其自然，平时常选长裙和宽大的上衣穿。

“卓然。”郭颖一边叫着，一边攀上上铺，她将下巴放在上边的床沿一看，上铺叠得整整齐齐的，没人。

她这才发现，今夜是她一人睡在房间里。半夜时分特有的宁静使她醒来，而醒来的瞬间，分明听见了一种模糊的低语声。

“小心，背后有人。”

郭颖打了一个冷颤。她打开了吊在屋顶的电灯，光线有些刺眼，三张上下铺靠三面墙立着，像粗糙的货架。

她将胸前的扣子扣上了一颗，推开窗，黑色的树梢正好与这三楼的窗口平行。教学楼、图书馆都在相反的方向，从这窗口望出去，只是一片空旷。稍远处是医学院的后山，黑糊糊的一大片，细看有毛茸茸的感觉，那便是遍布后山的密密树林了。

后山是一座假山，六十年代挖防空洞堆出来的。由于下

面的防空洞很大，这山也堆得连绵起伏，颇具规模。如今，已长大成林的树木更使得这后山幽静无比，上百人走进分散后，也无人似的，只有密林和灌木，经风一吹，摇曳摇曳，模仿出某种原始气味。

据说，久已关闭的防空洞里曾发现过几具白骨，是文革时期派性武斗时的囚犯。错落的白骨中发现有衣扣、钢笔之类的东西，甚至还找出了一个发夹，证明死者中至少有一名是女性。郭颖刚入校时，听一个校工讲，这后山上曾经发现过一条很肥的蛇，极可能是从下面的防空洞里爬出来的。这种毫无根据的猜测，听来使人毛骨悚然。

现在，这夜半时分的后山只是一大片黑影，郭颖突然后悔，觉得自己不该到窗前来透气。她像触电似的退后一步，随后又扑上前去，砰的一声关上了窗户。

她坐在床沿，心里莫名其妙地咚咚直跳。她不敢关灯睡觉，害怕屋内什么地方再次发出那句使她醒来的低语声。

奇怪的是，自己不是亲眼看见卓然睡下的吗？当时是晚上11点过了，郭颖困得不行，但卓然去浴室洗澡一直没回来，郭颖只得继续翻看一本书，等她。

这座三层旧楼房是学院的4号女生宿舍。浴室就设在三楼，从她这寝室出去，顺着走廊拐一个弯就到。浴室门口挂着厚厚的深蓝色布帘，里面沿墙装着十多个喷头。从进入大学以来，郭颖总是要等到夜深人静了，才最后一个溜进浴室去冲澡。这样，她可以放心冲洗自己的身体，而不必担心女同学们的目光。她不能忍受自己的一身肥肉暴露在同伴们面前，尤其是自己像农妇一样硕大的乳房和屁股，她觉得很难

为情的。

卓然去浴室很久才回来，还端着一盆洗过的衣服。她瓜子脸型，身材苗条，两个小包子一样的乳房使她看上去更像一个高中女生。近来，她去浴室呆的时间越来越长，郭颖常常等得不耐烦，可是，又没有理由说什么，每次都只好久等。

卓然到窗口晾了衣服，然后爬到上铺睡下了，郭颖这才去了浴室。回来后，她看见卓然面向里侧动也不动，可能已睡着了，她也关灯上床睡下。现在，这半夜三更的，上铺却没有了人，卓然什么时候消失的呢？

卓然是班上有名的淑女，进大学快两年了，晚上就很少离开过这间寝室。尽管这六人寝室不到一年就搬出去了三位，但卓然认为，这样更清静一些。确实，剩下三人住在这里更顺心。而且对面床的谢晓婷虽说没在外面租房，但总是有很多晚间活动，常常彻夜不归的。这样，实际上就剩下郭颖和卓然住在这里。

“我们这里，是被爱情遗忘的角落。”有一次，郭颖躺在床上，对着上铺的卓然自嘲道。

“怎么，你也想找个替你付房费的人了？”卓然的声音从上铺传来，“这样早就和男朋友到外面过同居生活，太不尊重自己了。”

郭颖沉默。无论如何，这种现实还是让自己深感寂寞。卓然不同，她是有男生追而她自己不理不睬。而郭颖自进入大学以来，几乎就从没得到过来自异性的关照。

而此刻，半夜醒来后发现卓然也终于从这里飘走，这使

郭颖感到震惊。有什么约会是从半夜开始的呢？这不合理。并且，自己是被一阵低语声弄醒的。“小心，背后有人！”那声音很低很惊慌。郭颖躺在床上慢慢回忆着，突然感到，那正是卓然的声音，那音调她是非常熟悉的。郭颖睡不着了，仿佛有一种不祥的预感。

2

大约在凌晨3点，谢晓婷和她的男友从后山上跌跌撞撞地跑下来，像受惊的兔子一样窜回了各自的宿舍楼。本想在后山上浪漫一夜，但这计划被一个突然的恐怖发现中断了。

10

寝室门虚掩着，里面亮着灯光。谢晓婷轻手轻脚地推门而入，屋里没人！郭颖和卓然到哪里去了呢？卓然的铺位上，一只熟悉的玩具熊蹲在上面，而郭颖的床上乱糟糟地堆着被单，蚊帐低垂，能看出郭颖是睡觉后又起来离开寝室的。

这种时候，她俩能上哪儿去呢？谢晓婷在自己的床边坐下，她抬起左手，在灯光下呆呆地看着。这太可怕了，就在刚才，就是自己的这只手，在后山上的一块大石头边上，摸到了一个软软的东西，这东西半埋在土中，谢晓婷好奇地将它从土中抠了出来，这东西像一块粘泥带水的大白薯，暗黑中她举到眼前一看，天哪！几个手指头突现在眼前，这分明是一只人的手掌！她惨叫一声，抱住了坐在身边的男友。这个高大的男生不知道出了什么事，当他伸手捡起谢晓婷丢掉的那块东西时，立即也像被箭射中的野兽一样嚎了一声。然

后，他俩就没命地奔下山来。

严格说来，这晚和谢晓婷在后山约会的人还不能称做她的男友。他叫高瑜，是谢晓婷的同班同学。由于长得高大帅气，被不少女生当做白马王子在暗中追求着。可是，自从进入大二，他和女班长路波的恋爱关系公开后，暗恋他的女生都泄了气。这支倒霉的暗恋队伍，谢晓婷可从没加入过。但是昨天，一件偶然的事让她改变了主意。

当时是在课堂上，教授让她到黑板上写几道化学药品的分子式。她刚写完，就听到背后有吃吃的笑声。她知道自己写错了，恼怒地回过头来，看见了女班长路波轻蔑的眼光。那一刻，她想到了报复。

晚饭时间，学生食堂里排起了长队。谢晓婷径直走到排在前面的高瑜身边，说：“高瑜，帮我代买一份饭菜吧，肚子快饿坏了。”一边说，一边用她那水汪汪的眼睛去碰高瑜的目光，这一招很快奏效，她和高瑜在餐桌边肩靠肩地共进晚餐时，就将晚上去图书馆的事约定了。接下来的事顺理成章，晚上10点，他们从学校图书馆出来后，不知不觉就步入了这座被同学们称为“恋爱天堂”的后山。谢晓婷为自己这一闪电战的成功感到满足。

坐在后山上暗黑的树林中，当高瑜对她说出“我爱你”这句话时，她笑了，歪了一下头说：“那路波呢？你爱她吗？”谢晓婷知道，此时此刻，要男人背叛旧情是轻而易举的事，不过，她要听他亲口说出背叛的话，她要看到路波那流露轻蔑目光的眼睛哭得红红肿肿的，这样，她才开心。

靠在高瑜的身边，感受到他那像体操运动员一样健美的

体魄，还让谢晓婷真的心动。尽管她知道，她十九岁的前途系在校外。在这座城市中，那些实业界的成功男人才是她毕业后的保障。并且，以她的青春，她对这些男人有足够的征服力。

获得这个信心，是在她参加了这座城市的一次选美活动以后。当时，她以大学生的身份走在 T 型台上，新潮泳装让她近乎完美的长腿和青春横溢的身姿展露无遗。尽管只进入了前十名，但她的生活还是因这次大赛发生了根本性转变。社会上的各种邀请接踵而来，企业形象代表、公关代表，以及连绵不断地剪彩、酒会等。每当周末，前来接她外出的高档轿车从不会少。同时，学校里的男生不敢再对她想入非非。从这点来看，男人似乎又很守本分，对不可能属于自己的东西决不白费表情。

因此，她在食堂里对高瑜略施眼波时，是有足够的信心让他摇着尾巴跟来的。可是，进入这片黑色的树林以后，她感到这游戏正慢慢改变，这是因为在高瑜有力的臂弯中，她感到了心跳。“不，不。”她慌乱地挣脱出来，埋着头，无意识地扯着地上的草叶。

就这样，她的手摸到了那个可怕的东西。那个似硬似软的东西是人的一只手掌，指头上还糊着泥。

这场半是阴谋半是爱情的游戏到此结束。谢晓婷逃回了寝室。凌晨 3 点，郭颖和卓然不知去向，寝室门虚掩着，里面空无一人。

她走到窗口，望着不远处那片黑乎乎的后山。起风了，树叶簌簌作响。那片恋爱天堂里现在还藏着对对情侣吗？而

他们竟不知道，就在他们温柔缠绵之际，一只手掌正从林中草地的薄土之下跳出来。世界上什么东西拆散之后最可怕？那一定是人体，任何一个部位，头，手，耳朵等等，只要是单独呈现，都将令人惊悚。可怕的是，谢晓婷还用手摸到了它。那种感觉是坠入了一座古墓或新坟之中，透过指尖，一个已经被拆散的人像影子一样赫然显现。

谢晓婷首先想到的是山下的防空洞，在那已经永远关闭了的黑暗中，文革的死囚在地下游荡。难道，那是谁的手掌被砍下后扔在土中，经草长雨刷，又从泥中浮出吗？快二十年了，这可能吗？时间只能让人化为白骨，而谢晓婷的手分明触到那手掌肌肤完好，这证明它刚从一个人身体上分离出来不久，这让谢晓婷想到一个恐怖的字眼：谋杀！

非常可惜，郭颖知道这件可怕的事已是第二天中午了。要是当天晚上知道，她会立即拉着谢晓婷上后山去寻找那件可怕的东西，然后向校方报案。虽然同为大二女生，郭颖的胆大妄为却是出了名的。有一次，她一个人去解剖室做功课，让全班男女同胞既震惊又佩服。当天半夜，谢晓婷跑回寝室时，她正蹲在走廊尽头的卫生间里，她感到肚子有点不舒服。

卫生间的斜对面便是女浴室。郭颖走出卫生间的时候，忽然听见浴室里有哗哗的水声。半夜过后了，谁还在冲澡呢？她好奇地推开浴室的门，又撩开那道布帘，看见蒸腾的水雾中站着白色的背影。那背影仿佛听见了动静，回过身来“哇”地大叫一声，这让双方都吓了一跳。冲澡的人竟是卓然。睡到半夜又来冲澡，这太奇怪了。郭颖给她披上衣说：“别怕，

别怕，是我啊！”她感到卓然的肩膀还在发抖。

3

一周过后，郭颖坐在后山上的一个凉亭里。天刚黑下来，星星正一颗一颗地跳出来，鬼眨眼似的钉在夜空。当然，如果谢晓婷遇见的那桩恐怖事件没揭开谜底，恐怕是谁都不敢再到这后山来罗曼蒂克的。

谜底是在事发后第二天中午揭开的。头天半夜，当郭颖扶着面容苍白的卓然从浴室回到寝室，看见谢晓婷突然回来了时，她就感到有一点奇怪，尤其是坐在床边的谢晓婷神色慌乱，像是掉了魂似的，这更使郭颖感到不解。

“哈哈，兔子归窝了。”郭颖故显轻松地说道，“半夜溜回来，路上就不害怕？”

谢晓婷嘴唇动了动，没发出声音，却一倒头在床铺上哭起来。

郭颖推测她或许是遇到了什么爱情风波，当时也就没有多问，只是走过去拍拍她的背说：“唉呀，别哭了，我们的大美人，有什么委屈给我讲，咱姐们儿给你打抱不平哩。”

当时已快凌晨4点，三个女生分别睡下，关灯后，郭颖还冲着上铺叫了一声：“卓然，你就别再说梦话了，怪吓人的。”

上铺传来模模糊糊的应答声，看来，一晚上冲了两次澡的卓然已昏昏欲睡了。

第二天中午，心里闷得发慌的谢晓婷将郭颖拉到食堂